

现代忙人的灵粮

黄撒母耳牧师 (博士) 著

你含冤受屈吗？

世上痛苦的事，莫过于含冤莫辨。你本想证明本身的清白，教别人同情你。不料，结果相反：

越描越黑，火上加油，到处宣扬你的缺点，斗臭斗垮你，叫你永世不能翻身！此时，你当赶快跪下

时间一到，必定用奇妙的方法，洗雪你的冤枉，使你再做一个光明的人！

切莫吝啬称赞别人

称赞必须及时和真诚，变成一种鼓励和欣赏，令人心悦诚服。千万不要给人“一半”的称赞，

叫人忧喜参半，失去它原本的功绩。我们不肯爽快完整地称赞那位成功者：“真棒呀！”而只说了

一些“一半”的赞语，例如：“还算不错！”、“不差不多！”和“算过得去啦！”。主称赞两位仆人：

“良善又忠心！”(太 25:21,23)；全无保留，很值得我们学习！

一棵青草

陈庆云

“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因为他说有，就有；命立，就立。”(诗篇 33:6,9)

论不休的时候，我们早已「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；这样，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」(希伯来书 11:3)。

爱迪生才郑重地回答：“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庞然大物或复杂的机器，而是一棵青草。”一棵青草？那是怎么说呢？爱迪生接着解释说：“先生！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；人类到目前为止，还无法从烂泥中制造出一棵绿芽，而且不断地成长，茁壮，且生出绿意盎然的枝叶，以后还会开出缤纷的花朵，等到花朵凋谢后，结出香甜可口的果实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一部机器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！因此，我觉得关于伟大的发明/发现，我并不认为是一台机器，而是上帝的杰作——一棵青草！”

世人习惯于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「物质」，因为我们粗浅的物理学知识无法解释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」，因此就把「神的话」当作「神话」。当科学研究深入到量子层次的时候，才忽然发现我们以为踏踏实实存在那里的物质不见了；而在宇宙层次，竟然发现可能组成宇宙的95%都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「暗物质、暗能量」。现代理论物理学早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观念，物质是能量、还是信息(话语)？时间、空间存在吗？当理论物理学家对这些「不是神学、胜似神学」的问题争

当发明大王爱迪生(Thomas Alva Edison, 1847-1931)八十岁生日那天，有一位记者请教他一个问题：“请问在你一千多种发明物中，你觉得哪一种发明最了不起？”爱迪生沉思一下回答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所发明的东西没有一件是了不起的！”记者听了大感意外，继续追问爱迪生，你所设计制造的发电机、电灯、电影机及留声机等，都带给人类非常大的方便，是人类史上极大的贡献，难道这些不是伟大的发明吗？爱迪生仍然摇头，在记者追问之下，

“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



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”(罗马书 1:20)

「神的永能」是指神无限的能力，从万物的存在就可看出「神的永能」。

「神性」是指神的本

性和特征，从万物的美好就可以领悟到神的本性。

许多人以神为神，理由是他们不知道有神、不知道哪个宗教的神才是真神，但圣灵在此清楚地堵住了人的口：「所造

之物」证明有神，神手所作一切的工「叫人无可推诿」，不至于错将受造物当作偶像来崇拜。

人虽看不见造物主，却可从宇宙万物认识祂的本性！

什么宗教都一样？

于中昊



纪朋

谈起宗教，可能会听见如此反应：“无论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。”其实，不少人这样说。只是有的人说得比较精确：

“宗教”，不管什么宗教，对于一般人，都是同样的真

实；对于哲学家，都是同样的虚假；对于执政者，都是同样的有用。”说这话的，是英国史学家纪朋(Edward Gibbon, 1734-1794)。

他如此说，因为他是怀疑论者。怀疑是不能

确信，怀疑论者不能相信任何宗教。

其实，纪朋使用“宗教”这语词，非常恰当，意思就是宗从，教导。要合於这定义，宗教必须是书的宗教，不仅是庙宇的宗教。没有教义著作，只能盲从，定会陷入迷信，毁灭。

说话前不久的英国，说到“宗教”是指基督教；也许，在他的时候还是那样。

基督徒本来称为信奉“这道”(使徒行传 9:2)的人，表明有其独特的行动伦理规范，使迫害的人不难跟蹤找寻。当时穷凶极恶的扫罗，寻找迫害基督徒，不必费太多力气，就可以找到，並加以逮捕。原因是他们有脚蹤可寻。

主耶稣宣告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(马太福音 16:24)这话要求信徒有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跟从他们的牧者，不再偏行己路。正如雅歌所说：“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从羊群的脚步……”(雅歌 1:8)羊群认过好牧人的声音，绝不低於听命跟从(约翰福音 10:4,5)。唯有伦理脚蹤可以宗从的，才是真正的信徒。“你们蒙召原是为这；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蹤行……你们

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”(彼得前书 2:21-25)照纪朋的说法，这是“一般人”，也就是正常的基督徒，不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。

旧约时代的古列王(塞鲁士)，与元世祖忽必烈，这两位绝世英主的宗教政策甚为相似。他们都认为宗教对统治者同样有用，不妨多多益善，所以宽容各型各色的宗教，兼收並蓄。所不同的，古列采取的是拼盘，忽必烈的菜单上却是杂碎。口味不同，並不是分上下，而是因为设境的不同；中国文化中的宗教，並不是独味汤。所以有人说，中国没有宗教，也不是全无道理。人不能同时走许多方向，一般说来，宗教具有排他性；中国的所谓“宗教”或传统宗教，混杂到可笑的地步。例如：佛教信轮回，怎能断定自己的先人是龙是虫？竟然跟祖先崇拜混合並容。更不难看到民间的庙里，兼营抽签卜卦，是怎么回事？狂妄愚昧的败将关羽，免於军事法庭已经不错了，已经被崇为“武圣”，已经够怪异了，又成为山西夫子“财神”？虽然他並沒有克扣军饷的劣跡。还有，渺不可跡寻的神话人物，以至小说家笔下虚构的精灵鬼物，猴王独受崇

敬；同一集团的猪公和沙僧，则受冷落不提，连他们的师尊唐三藏，也忽略不提；不敬师长违反五伦，是不可原谅的事；更何况卑人尊畜，虚无的猴子王，也进化成神祇，认真的享受祭拜，岂不是荒唐透顶，可笑的怪行？混合的民间宗教，愚民而诱民入邪，为那恶者操纵，是极其可悲的事；还有其对于文化的影响，卻常被忽略。

剑桥学者李约瑟(Noel Joseph Needham, 1900-1995)，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(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)中，提出一个问题：在试验世纪以前，中国有二十六种重要的发明传入西方；西方则仅有三种东传，其中有独轮车和螺丝钉。但自十一世纪以来，中国再沒有新发明。原因何在，不是他的研究范围。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回答这问题，但仅从十六世纪的科技方面作答，只是肤浅的表面之论。其实，我们更不该忽略宗教对于文化的影响。

汉代的贬斥百家，独崇儒术，是言论不自由的低谷。但皇帝老板多迷信方术，说一套，行另一套。流传到宋代，儒家学人辈出，与东晋王夷甫辈的清谈成风，以至中原陆沉，基本上沒有多大差别，只是他们缺少玉树临风的风范；宋理学更融入释道成

分，因此有“宋儒非儒”之讥。理学与外来思想混合，语词几乎相同，卻消除了想像创新的能力。这似乎可以为中国科技的衰退作为解释。

说到人为的宗教与启示的宗教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不幸有的政治领袖，对于宗教既不“明体”，也就不能“达用”；更糟的是把他们一小帮人的什么“主义”，来代替替宗教，排斥宗教，甚至把自己幻想变成“神”，叫人民崇拜，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搞的。不过，骄傲的王变成的是什么呢？“啜草如牛”，兽面人心，直到他悔改，知道“举目望天”，转机才临到。

唯一的真宗教，不是谁的发明，是由於神的启示。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，到世上来，祂自己宣告说：“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(约翰福音 14:6)所以宗教不在於教训的差别，是终局的差别：到父那里去，是作神家的人，享受永远的福乐，不是在审判台前被定罪，进入永刑。

当然，决定信从宗教，是现在的事。耶稣说：“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於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”(约翰福音 7:17)

祝君相信，走上正路。阿们。来源：翼报

艰难的祷告祈求

什么他任由我受苦呢？”当我们久病不愈，或问题无法解决，我们也时常责怪上帝。祷告成为我们勉强自己意念的祈求。“上帝啊，对于祢不是没有难成的事吗？如果祢是爱，为何祢不医治我呢？”

阅读了耶稣受苦的故事，显明了祂非常独特的属性。耶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天父差遣祂到来承担我们的罪。耶稣好

几次告诉门徒们关于祂将要面对的受苦和死亡。无论如何，祂所面对的痛苦是何等非凡的沉重，远远超乎人的所思所想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所承受的亵渎、痛苦、污蔑，与父上帝的隔绝都是父上帝最严厉的惩罚。祂也祈求不要经历那种痛苦，然而，祂还是以父上帝的旨意为先。父上帝的旨意最后也实现了。耶稣顺服地承受一切的苦难直到祂

死在十字架上。

我们的祷告也应该像耶稣面对苦难时的祷告一样。祈求脱离困难或祈求病得痊愈完全是没有错的。然而，倘若我们必须受苦，但愿我们学习顺服父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

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也表现在愿意承受上帝所允许的苦难中。

“祂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倘若可行，

便叫那时候过去。祂说：阿爸，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祢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。”(马可福音 14:35-36)

(请参阅：马太福音 廿六:36-46；路加福音 廿二:39-46；约翰福音 十二:27；腓立比书 二:5-8；希伯来书 五:7-10；彼得前书 四:12-13)

小木人辑 ~ 译自印尼文网络 ~

心靈甘露

非比寻常的苦难常常使人质疑上帝的心意。

我们疑惑，甚至怀疑祂。“倘若上帝是美善的，为